

非理性的 价值 及其引导

王 勤 著

——社会发展视野里的非理性问题研究

编 者 说 明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重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要有创新性。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党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校相当部分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为了鼓励创新精神，提高我校博士生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校委决定每年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编辑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文库》。

收入本文库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标准是：论文选题为学科前沿，具有开创性和重大的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论文理论方向正确，有独到见解或方法上的创新；论文体现良好的学风、文风，材料翔实，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文笔流畅，写作规范。

本文库得到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资助，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2001年3月1日

序

王勤同志的博士论文《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社会发展视野里的非理性问题研究》获中共中央党校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并以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文库的首批论文出版。作为王勤同志的导师，我对他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王勤同志希望我为他的论文作序，我欣然答应。我想借此机会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作一总结。

博士学位论文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要有创新性，要言他人之未言，发他人之未发。写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是选题要有创新性。为此，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在我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内选题。因为这样做虽然指导起来容易，但论文难有创新性，很容易陷于为老师的观点作注解。我愿我的学生去做那些我感兴趣的，而又无能为力去研究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课题。王勤同志的《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就是这样的课题。

人是理性非理性的统一。可长期以来，哲学家们主要是研究人的理性一面，很少顾及非理性一面。哲学史上虽然也有人论及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但多数哲学家把它与理性对立起来，视之为恶，加以排斥、否定。到了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等）开始注重非理性研究，可他们又走向另一极端，排斥理性，鼓吹非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非理性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但在批判时却把非理性也否定了。可以讲，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很少从正面去研究非理性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大解放，科学研究气象万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的同志开始并注重非理性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如夏军教授的《非理性世界》。但总体来看，非理性问题仍未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就研究状况而言，因囿于传统，多数研究者主要是从认识论视角去研究非理性，有的人甚至把非理性问题仅仅归结为认识论问题。

我对非理性问题发生兴趣是最近七八年的事，主要是因为感到非理性因素不仅对人的认识、思想，而且对人的行为、实践，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比如，欲望、需要，这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内在的原动力。恩格斯也讲过，“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天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讳言情欲，似乎一讲情欲，就是唯心史观。禁欲主义导致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情欲，社会重新出现了生机和活力。但若对情欲不加以理性的引导和节制，而是任意放纵，那就会人欲横流，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和社会问题。又如情绪、情感，没有追求真理的热情和献身真理的精神，那就难以找到真理，更无法实现真理。可情绪激动，头脑发热，以至陷入狂热，那同样无法获得真理性认识，并在行动上容易走向极端，干出蠢

事。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教训甚为深刻。1958年，1966年，全党情绪高涨，头脑发热，决策失误，干出今天看来近乎荒唐的蠢事。所以领导决策时要冷热结合。在遇到重大事件时，领导者头脑尤其要冷静，冷静，再冷静，防止情绪过激。苏东剧变时，邓小平讲，“冷静观察”，“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这简洁的劝告实际包含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哲理。再如意志，毛泽东讲过，“意志也者，人生事业之驱也。”“一定要锻炼人的意志”。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凡成大业者，无不具有坚强的意志。当然，过分夸大意志的作用，那就会陷入唯意志主义。我在《祖国21世纪哲学的走向》（《毛泽东与中国20世纪哲学革命》一书的结束语）中曾经说，“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在现代化进程中，欲望、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活力是由非理性因素启动的。一个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理性因素正确发挥。”因此，“对非理性的研究已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议事日程上了。”我对非理性有浓厚兴趣，对意志问题作过一点研究，花了几年时间，时断时续，最后写了一篇《意志简论》，而对情绪、情感，至今只是一些零散的资料，未能成文。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结构无法对非理性问题作系统研究。我寄希望于我的学生。

王勤同志在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受到衣俊卿教授的指导，对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现象有所思考。王勤同志理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好学深思，锐意创新，科研能力较强。来到中央党校以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有志于在非理性研究方面作出成绩，同时，我如实向他说明：我只是对非理性问题感兴趣，但无多深研究，我只出题，只作原则指导，资料由你自己搜集，文章由你自己去做。我们可以讨论，交换

意见，我的意见，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赞成，不必与我观点一致，只要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可。我要求他要有吃苦的准备，要有马克思所讲的“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精神。他动手早，在第二学年，我们反复讨论过论文提纲。在第二学年结束后，他利用假期，苦战酷暑，完成了初稿，为论文的修改赢得了时间。文章是改出来的。改的过程是深入研究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也是修辞润饰的过程。论文三易其稿，可谓字斟句酌，精益求精。

一个人知识、水平、能力总是有限的。我评阅过的博士论文，个别的存在着重大缺陷。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学生只限于导师的指导，只限于围着自己的导师一个人转。为了避免这种偏失，我要求我的学生多方拜师，鼓励他们向校内外的教授、专家虚心求教，并明确规定论文提纲要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王勤同志确实这样做了。他的论文得到黄楠森、王锐生、李德顺、韩庆祥等校内外教授、专家的指导。尤其是在无法直接求教的情况下，王勤同志多次通过长途电话，向上海的夏军等教授征求意见，获得启发。他在后记中如实地说明了自己论文写作过程中，曾经求教于多位教授、专家，并致真诚谢意。

思想的火花往往在交谈、争论、碰撞中产生。王勤同志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指导论文过程中，我与他经常讨论、切磋，教学相长，从中获益匪浅。我认为，王勤同志博士论文的创新性有以下四点：

首先，开从社会历史视野研究非理性问题的先河。如前所讲，许多研究者多从认识论视角研究非理性。在王勤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仍有同志持此类观点。王勤同志对非理性在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引导等问题的论述，拓宽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

第二，论文提出并论述了非理性的结构问题。论文对非理性概念作了界定，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非理性因素主要有：欲望、需求；情绪、情感；意志；信念、信仰；无意识等。论文把非理性因素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显层次（本能欲望、天然情绪、情感）、中间层次（社会需要、社会情感、意志、信念）、深层次（信仰、无意识）。论文对非理性诸因素的关系作了初步说明。

第三，论文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析。理性走向极端就转变为非理性。宋明理学否定人欲，导致“以理杀人”，即是典型。某些非理性会以理性形式出现，如对个人的迷信、崇拜，还有一些打着“科学”、“真理”理性旗号的现代邪教等。

第四，对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作了系统论析，并对怎样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引导非理性因素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和限制非理性的消极作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论文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内容鲜活，充满生活气息。论文语言流畅，生动活泼，可读性强。论文不仅对研究者很有启迪，而且对一般实际工作者和读者也大有裨益。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从社会发展视野系统地研究非理性问题，王勤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仅仅是一个开端。对非理性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对情感如何培养，意志如何锻炼，健全的信仰如何建立，盲目信仰如何

避免，欲望、无意识如何引导等等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远远不是一篇学位论文所能解决得了的。王勤同志作为青年学者，有极大的科研潜力，我希望他继续努力，在非理性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果，为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许 全 兴

二〇〇一年三月四日

指导教师：许全兴

内容提要：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情绪、情感、本能欲望、无意识、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价值远远不及理性的价值更受青睐。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世界上各种非理性问题纷至沓来，人们开始关注人的非理性世界。加强现代社会发展视野里的非理性问题研究，重视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这是人类在21世纪遇到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文库

(第一批)

《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

高祖贵著 定价:18.00元

《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

——社会发展视野里的非理性问题研究

王 勤著 定价:16.00元

《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熊 云著 定价:21.00元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文库

编委会：

主 任： 刘 海 藩

副主任： 李 忠 杰 许 全 兴 钟 碧 惠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石 泰 峰	卢 先 福	严 书 翰	张 大 军	张 中 云
张 伯 里	陈 高 桐	岳 长 龄	赵 曜	赵 伯 英
郭 德 宏	贾 高 建	黄 宪 起	崔 自 铎	鲁 从 明
蔡 长 水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自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一股延绵不断、充满创造性的生命力便在这个世界涌动起来。打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既凝聚着精心的策划、深沉的思索、惊人的智慧、严密的论证、机智的决断，也充满了执着的追求、无穷的欲望、炽热的情感、坚强的意志、虔诚的信仰、不懈的斗志、温暖的情怀……就是在这样一个理性非理性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人类创造着历史，同时也创造了自身。没有理性，只有非理性，人便与动物无异，也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没有非理性，只有理性，人也就成了幻想中的神，社会也不必要发展。人是理性非理性的统一。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男女到政治生活中的组织管理，从经济行为中的发财致富到思想活动中的上下求索，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纯粹的理性或非理性。既然社会发展是在理性非理性的互相交织、相互作用中完成的，那么，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承认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非理性因素的价值和地位也应给予高度重视。为扭转社会发展中那种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的倾向，我们不妨走向社会，面对生活，看一看社会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非理性现象和值得深思的非理性问题。

一、社会发展中值得深思的非理性问题

为了清楚地了解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下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非理性问题。当然，这些问题远远不能代表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通过这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对社会发展中非理性问题和非理性现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1. 非理性——人类的“朋友”还是“敌人”

众所周知，人类的繁衍（个体生产和再生产）是维系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个体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寓所正是以父母、夫妻、子女等基本成员组成的家庭。本能欲求、天然情感、血缘关系、传统习俗等因素则构成了家庭日常生活的立根基础。人是理性存在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开始就以理性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归功于理性的发展，但人类社会又无法离开理性以外的东西（如天然情感、本能欲求等）。如果说人类理性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方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本能欲求、天然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则构成了人类个体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因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重视不够。

非理性因素不仅大量地存在于维持个体生产和再生产的家庭日常生活领域，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和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的非理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非理性因素构成社会生活得以运行

的重要条件，如深厚的民族情感会成为一个人为国增光的内在动力，一个人对社会工作的高度热情往往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非理性因素会超出其自身的限度而对社会生活产生侵蚀效应，影响社会的发展。比如，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纵欲行为、文化市场中出现的“黄色瘟疫”、到处盛行的人情外交等等，都渗透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如果任其泛滥，最终也会使社会生活走向非理性化。尤其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讲，天然情感、血缘关系等因素严重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与科学理性形成了巨大反差。如何引导各种非理性因素，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2. 他们为什么拒绝“脱贫”

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些地区的经济问题严重阻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国家和各级政府十分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问题，把有计划地进行“扶贫”攻坚战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大事来抓。就在党和政府的扶贫过程中，有些地方却出现了十分奇怪的现象：老百姓拒绝脱贫。在我国西南部有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山区，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困难问题，政府组织当地老百姓到经济发达的广州学习经验，并提供很多便利条件。然而，在十几万贫困大军中，只有寥寥几人自愿报名参加。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就是这几个人，一周之后全部“重归故里”。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是吃得不好，还是气候不适宜？都不是。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广州

没有山”。然而，就是这简单的回答却十分令人深思。对大山的情感、对长期熟悉的生活环境的眷恋，竟使贫穷变得可以忍受。人们在长期的重复性的生产和生活中，已经把自己的肉体、精神、个性、习惯，乃至整个生命深深地融化在狭隘的生活环境中了。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对自然的超越性，而与自然连为一体的特性恰恰是动物的特征。无独有偶，在我国陕西、甘肃、四川交界处的几个贫困山区，自然环境很差，人们只能靠在山坡上开荒种地维持生存，由于山的坡度较大，每年都要因为收种粮食摔死几个劳力。人们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很多人常年住在山洞里。国家和政府多次动员这里的人们搬迁到自然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但这里的老百姓死活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园”。长期的自在自发的重复性实践活动已经使人们对自已的生活环境有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构成了当地顽固的习惯势力的基础。可见，长期生活在狭隘的环境中，落后的风俗习惯在人们内心深处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定势和传统无意识心理，这种心理表现为封闭落后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心理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自觉的理性反思，即在传统风习的指导下，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只知道不断地重复以往的经验，仿佛生活中除了大自然的四季更替、日出日落、斗转星移，从来没有超出自然变化以外的其他变化，人们从来也不会对长期沿袭下来的经验和传统提出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对传统习俗的尊重和遵循就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对于这些人来讲，科学、理性远远不如习惯、常识和风俗更重要。了解了这些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心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会拒绝脱贫了，也不难理解是什么样的非理性因素在束缚着落后地区的人们们的精神

世界。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只与这些落后地区“有缘”？生活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们是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类似的因素呢？如果存在，这样的因素对未来社会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显然，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 非理性因素与EQ“情商”

一些研究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的发展问题认为，孩子的发展主要包括身体（生理）和智慧（心理）两方面，智慧又包括智力因素（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理解力、想像力等）和非智力因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因此，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发展人的智力，而且还需完善人的非智力因素。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对一些成才人物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学者推孟曾对天才人物中的150名最成功者和150名最不成功者作了分析，发现两者的主要差别有四个方面：取得最后成功的坚持力；为实现目标不断积累成果的能力；自信心和克服自卑感的能力；适应能力和实现目标的内驱力。这四个方面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非智力因素上。

为了重新解释“聪明”的含义，美国一些心理学家提出了“情绪智商”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从而与传统的智商概念IQ（Intelligence Quotient）区别开来。为此，这些心理学家作了一项长期的追踪实验：发给一组4岁小孩每人一颗糖，并叮嘱他们等大人回来后再吃，便可得到两颗糖。结果，一些经不住诱惑的孩子即刻把糖吃了；而另一些孩子则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忍着口馋一直等到大人回来，终于得到两颗糖的奖励。以后，分别跟踪观察这些孩子直到长

大，发现那些从小便能控制自己，即“情绪智力”高的孩子，其情绪更稳定，在忍耐性、坚持性、人际关系等方面均优于前者，因此在工作、学习、事业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大成功。据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对“成功”因素做出的调查分析显示，在人的成功因素中，智力因素只占20%，而非智力因素竟占80%。这里所讲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是指人的情感、兴趣、好奇心、冒险精神、忍耐力等非理性因素，即“情绪智力”。

实践证明，一个人从呱呱落地起，便开始了接受外界（包括人和事物）教育的过程。以往我们很少注意的是，孩子在幼儿期所接受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中已经比较明确地得到证实的6个关键年龄又称关键转折期，它们分别是：0～1个月，1岁左右，3岁左右，6岁左右，11～14岁，17～18岁。从这些年龄段来看，18岁以前的教育对孩子一生的成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7岁以前就有4个阶段。所以，父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当一些父母在对儿童进行大量的智力“投资”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对孩子成长中所必需的一些其他因素的培养。由此导致的后果可能影响着孩子一生的发展。

既然人的非理性因素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如此重要，那么人的非理性因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如果非理性因素可以靠后天训练和培养，从而可以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增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那么，我们是否应改变传统的“智力”观念，将非理性因素的培养和训练纳入现代教育中呢？

参见凌云、麦吉编著：《EQ——唤醒心中的巨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